

# 現代詩歌是否庸俗膚淺？

孫偉光



約兩年前，本刊有一期主題為「教會音樂」，蒙數位主內同工對現今流行的「敬拜讚美」之內容、形式及方向等發表意見。隨後收到不少讀者正、反兩方面的反應，本刊已選登其中數項。

今又收到孫偉光牧師來稿，對該期主題發表意見，我們欣然照登，同時並歡迎各地主內同工同道繼續表示意見，以使華人教會在音樂方面不斷進步，榮神益人——編者。

《大使命雙月刊》在2004年12月(第53期)以「教會音樂」為主題，對近年來流行的「敬拜讚美」進行相當有深度和闊度的評論。由王永信牧師等執筆，共有7篇文章之多。各位作者都是有份量的牧者或專家，內容方面很多都很正確。但筆者仍然想問一個問題：寫了這麼多文章，效果如何？是否大家從此就開始部分放棄新歌，重新唱舊歌？

筆者是一個60餘歲的老牧師，對音樂也有認識，在音樂方面是個古典派，不但喜歡聽古典音樂，也經常演奏古典樂曲，但在教會方面，筆者走的卻是現代路線。對7位專家的文章，只能部分認同，而且不贊成他們的取向。其實，這類的文章，在很多刊物中都出現過，但從事新歌事奉的團體及專家們，卻很少寫文章去回應。筆者問他們為何不回應，得到的答案是：「我們忙於事奉，根本沒有

時間去回應他們。」但從他們的語氣中，聽出他們的反感。作為一個有天國觀的牧者，筆者不願見到兩代的兩極化。我們不要因為他們的沉默，便以為他們膚淺、沒有音樂修養。其實在他們當中，不乏受過正規音樂訓練的人，他們大可為現代新歌提出理論根據的。

筆者願意提出七個原因，說明為何支持現代歌曲：

## 一、為了福音

筆者支持現代詩歌最重要的原因，是為了福音。保羅說他在甚麼人中作甚麼人，就是為了福音的緣故。筆者個人喜歡古典音樂是一回事，但為了福音的緣故，筆者願意走現代路線。不然，教會的青年人一定離去，而且再也難以吸引他們回來。筆

者這樣說一定會引起一些人的反對，認為教會為了吸引人，便可以世俗化。請先勿斷定筆者是世俗化。世俗化的問題稍後才處理，正如我們不會說保羅世俗化一樣。

無可否認，除了兒童外，青年人是容易信主的一群。教會失去了青年人，便可以預訂一副棺材了。大多反對現代歌曲的人，都只是從敬拜和教導的角度去評論，而忽略了佈道的角度。在本市的一間華人教會，以前曾經有一大群青年人，但因教會堅決不讓他們用現代歌曲來敬拜，現在一個青年人也沒有了。

## 二、時代問題

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社會環境及心理狀態，筆者年青時喜歡唱的詩歌，就是現在很多人說的「傳統」詩歌。這些詩歌所描寫的，正是當時青年信徒的心境，其中很多出現在當時不斷出版的《青年聖歌》中。當時香港信義會已故的吳明節監督呼籲不要唱《青年聖歌》，而要唱「我們」信義會的詩本《頌主聖詩》，因為他認為這些詩歌內容更充實。但我們沒有理會他老人家。

現在，《青年聖歌》已變成「傳統」詩歌了，筆者仍然很喜歡它們，但筆者這個與時代不太脫節的老牧師必須指出，這些詩歌無論在內容、字句、節奏和旋律方面，都不能充份描寫現代人的心境。如果有人仍然活在過往的世代中，他是不會同意筆者這句話的。這是一個講感受的時代；你會說這是一個問題，筆者也同意單講感受是一個大問題。我們可以批評這個時代，但不能否定這個時代的特色。以前的時代也有它的弱點。如果我們要批評這個時代，只能用這個時代的語言和旋律去更新它，只是叫人多唱舊歌是不切實際的。

此外，時代也包括粵語歌曲，但北方人很難領會粵語歌曲的奧妙。今天，要年青的廣東人用粵語來唱舊歌是一件違反文化規律的事，用粵語作曲難度特高，所以有時必須在語言上作出可接受的調整。這也是北方牧師們需要理解的。

## 三、聖經根據

《大使命》的作者們是懂聖經的，相信用不著筆者引用太多經文，筆者只想提出兩點。第一是詩篇

常常提到要向耶和華唱新歌。你可以說聖經的新歌不同現代的新歌，但你無法證明。為甚麼要唱新歌呢？筆者們留意到聖經是充滿「新」意的。整本聖經都強調更新、新人、新天新地、新耶路撒冷等。我們向神唱新歌，因為對神有新的經歷和新的體驗，要用新的旋律、節奏和詞彙表達出來。

第二是感受問題。聖經反對感受嗎？大家都知道保羅要我們「用靈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」；歌羅西書也說「心被恩感歌頌神」。筆者很贊成平衡，現代詩歌不夠平衡，筆者也懂得；且讓筆者稍後再處理平衡的問題。在此，筆者只想指出，現代詩歌中表達的感受，對一個傳統的信徒來說，太直接、太露骨，也太陌生了。連筆者也用了數年的時間，才體會到其中的味道。詩篇中不是也有很多露骨的感受嗎？

## 四、會眾反應

有些人提出，會眾中很多人對新歌反應冷淡，唱得不起勁或甚至不唱，這個現象筆者也留意到。不過筆者想反問：是否唱舊歌，全體會眾就會起勁呢？回想筆者年青時是詩班指揮，當時筆者已留意到會眾唱詩很冷淡。即使現在，筆者常常到一些比較傳統的教會講道，他們所唱的全是傳統詩歌，但仍有很多人反應很冷淡，甚至完全不唱。而且，這樣的教會，往往連一個青年也沒有。

平心而論，在筆者自己的教會中，偶然唱起一首舊歌，筆者是十分鼓舞的，但這幾年筆者已領會到新歌的境界，所以唱新歌也一樣投入。看來，如果人數容許的話，最好的解決方法是分兩堂風格不同、音樂不同的崇拜。

## 五、內容問題

新歌的內容不夠豐富、教導性不強、認罪意識不夠等，都是事實；但可喜的現象是，新歌的作者們已意會到這個需要，開始創作一些比較有深度的歌曲。在英語世界中已出現一個新趨勢，就是復古，使內容更有深度，節數也多了。不過我們要注意，所謂復古，並非完全復古，內容豐富了，教導性強了，但形式還是新歌的形式；這樣才能獲得現代人的接受。

在澳洲墨爾本，就有一位神學院院長擅長吉他

和口琴。他創作了很多很有深度的現代詩歌，獲得很多人歡迎。筆者想，各位主內前輩若想更新教會音樂，這才是好方法，光是批評是起不到作用的。不過，用新歌的形式去為新時代作歌是有條件的：我們必須熟習新歌的形式和言語，不然就做不到這一點了。筆者自己曾經嘗試創作一些新歌，但因為在形式上不能與時代接軌，仍然陷於失敗；於是筆者採取另一方法，就是為一些短歌加上第二和第三節，使內容充實些和平衡些，倒獲得普遍的接納。

## 六、世俗問題

有人認為新歌很世俗化、表演化，因為受了流行歌曲的影響，其實任何時代的聖詩都受時代影響的。我們唱的傳統詩歌，分數節和一個副歌，也是時代的產品。二十世紀初期和中期的歐美流行曲，像Whatever will be will be, My home town 等，形式也是這樣。這其中不一定有價值判斷。(當然，形式本身是否有善惡之分，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問題，這裡不作討論。)

至於有人說現代詩歌很表演化，特別領唱的小組往往一面唱一面扭動身體；這其實是很主觀的看法。在筆者的教會中，領唱的弟兄姊妹或多或少都會扭動身體，拍手和舉手更不在話下，因為筆者認識他們，筆者敢見證說他們沒有一個人在表演；他們只是在流露，他們其中很多是十分扎實的基督徒。但對一個基本上否定現代歌曲的信徒來說，很容易一看見人家扭動身體就判定這是表演化。

當然，筆者也見過表演化的領唱者。只要我們對人有深度的接觸，不難看出別人在台上是否表演。筆者以前是傳統詩班的指揮，看見很多詩班員雖然沒有扭動身體，但從他們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是在表演，而且他們的生命，大家都很清楚。甚至，有人上合作見證、領禱，也是在表演，一個有經驗的觀察者是不難看出的。所以是否表演化，不在乎形式，而在乎生命。

## 七、向前看

單是呼籲人多唱舊歌是一個回顧的態度，而不是一個前瞻的探索。筆者雖然很喜歡舊歌，但作為一個前瞻的牧者，筆者必須帶領群羊向前行，進入他們的世界中，理解時代的趨勢，指出時代的危

險，並與他們共同探索前面的道路。事實上新歌已流行了起碼 20 年。喜歡新歌的人，很多已是 40 多歲的中年人了。假如我們還把他們看為不懂事的年青人，未免太低估他們了。筆者認為，一些老前輩如王永信牧師等，不宜因詩歌問題而把教會兩極化，反而應帶頭與他們交流，多多的鼓勵和欣賞他們，使教會音樂有美好的將來。

## 結語

保羅說：「向甚麼樣的人，我就作甚麼樣的人；無論如何，總要救些人。」這是偉大的宣教士心態，卻是一個不容易達到的境界。這境界包括廣闊的心胸、謙卑的態度、平易近人的作風，還有廣泛的鑒賞能力。但筆者想，倘若我們真的願意「凡我所行的，都是為福音的緣故」，保羅能夠做的事，其他人也一定能夠。王永信牧師是出色的佈道家，對此一定能夠體會。

(作者為澳洲墨爾本 Syndal Baptist Church 牧師)

### 更正啟事

本刊八月號「科學與信仰」專欄，由吳家望弟兄撰寫的〈難以接受的無神論信仰〉一文。在 34 及 35 頁的數據中出現錯誤特此更正，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。

#### p.34 右欄

##### 第 10 行

應為：壽命只有  $0.000000000000000001$  秒  
( $10^{-17}$  秒)

##### 第 16 行

應為：僅是  $10^{-21}$  秒，即鈹原子壽命的一萬分之一

##### 第 30 行

應為：恰巧低於碳結構的強度， $7.6549 \text{ MeV}$ ，符合核共振能夠發生的條件。

#### p.35 右欄

第 1 行 應為：偶然演變中出現的可能性是  $10^{-20}$

第 3 行 應為： $10^{-40000}$